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三十二回 施巧計詐醉愚船主 救客商裝夢捉強徒

話說四個水手將孫癩子抬進後艙，往艙板上一擡，就如死了一樣，一點兒知覺沒有。船老闆已提著葫蘆跟到後艙來，伸手在孫癩子胸前額角撫摸了幾下，知道已昏迷過去了，才用很低微的聲音，對幾個水手說道：「這東西實在可惡，險些把我急死了。要說他是內行罷？盤問他的話，他一句也回答不來。要說他是假冒的罷？他又似乎門門懂得，件件在行。我裝酒給他時候，他那神氣，不是好像已經識破我的關子嗎？我正在急得不知要如何發付他才好，他卻舉起葫蘆，咕羅咕羅的把酒喝下去了。這也是合該這東西的死期到了彷彿鬼使神差的，教他喝了這半葫蘆藥酒。這葫蘆裡我下了五倍的藥，他只要喝了一口下肚，就包管他一個對時不得醒來。於今他喝下了這門半葫蘆，便是有藥去解救他，也不見得能醒轉來。若就這們不去理會他，至多兩三個時辰就得咽氣。」

船老闆說到裡，又聽耳根前有人說道：「你的藥下少了，只怕沒有力量。」船老闆心裡一驚，連忙回頭望了一望，向立在身邊的水手問道：「是你在我耳根前說話麼？」這水手愕然問道：「我們正聽你說話，有誰在你耳根前說話呢？」船老闆又看了看孫癩子，不由得獨自鬼念道：「這就奇了。在裝酒的時候，耳裡就分明聽得有人說話。那時艙裡除了我，並沒有第二個人，我還以為是我自己疑心生暗鬼。於今又聽得這們說，並且聽那說話的，就是一個人的聲音。這不是青天白日活見鬼嗎？」隨又問立在身邊的水手道：「你剛才沒說話，也沒聽有人說話嗎？」這水手道：「我們四個人都在聽你說話，怎麼沒聽人說話呢？」船老闆氣得呸了這水手一口道：「你真是糊塗蛋。我自己在這裡說話，難道我自己不知道，要來問你聽得了麼？」三個水手都說道：「我們只聽得你說話的聲音，不曾聽得再有人說話。這艙裡不是大家都看見的，並沒有人進來嗎？我們四個人跟你站在一塊兒，若有人在你身邊說話，如何能避得開我們的眼睛呢？」

船老闆也懶得回答這些無意味的話，只低頭望著孫癩子的臉出神。一會兒，又伸手在孫癩子鼻孔上摸了幾摸，胸膛上按了幾按道：「天色還早，且讓他們多挨一時半刻。」隨將葫蘆放在孫癩子的頭旁邊，笑道：「這裡面還有半藥酒，你既這們喜酒，何不一陣喝下去呢？」說著，和四個水手回到船梢上去了。前艙裡的那客人，雖親耳聽了孫癩子在船頭上了那些話，親眼看見孫癩子只喝下半葫蘆酒就昏倒不省人事，然因他是一個很誠實的商人，不知道世道的艱險，並不覺得這船可疑，入夜仍照常酣睡。

約莫到了二更時分，船老闆提了一把小板斧，悄悄從船艙走到前艙來。在星月朦朧之中，眼見一個人在船邊上蹲著，好像伸著屁股向河裡大便的樣子。船老闆心裡一驚，暗想：莫不是那客人起來大解嗎？怎麼我們在船梢裡沒聽得一些兒響動呢？我們自己人此刻都在梢裡等著，沒人出來。那個窮叫化早已醉得不省人事了。除卻前艙的客人，沒有第二個。他既在船邊上大解，我何妨乘他不備，從容上去將他一斧劈翻呢？想罷，即將板斧藏在身後，行若無事的走到船頭。看那人蹲著沒動，不禁嚇了一跳。船邊上那裡有什麼人呢？連彷彿象人影的東西也沒有。只得自認眼睛看錯了。回身去拔前艙的板門。自己的船，當然絕不費事就撥開了。

剛踏進腳去，便聽得艙裡的客人在夢中翻身的聲音，以為是客人醒了。恐怕被他聽出聲息，即停腳不敢動，不一會，又聽得打呼的聲音，便鑽身到了艙裡。那客人睡的地方，船老闆是早已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的，此時只要舉起板斧。照著認定的所在劈下去就是了。只是這個船老闆是個積盜，這種謀財害命的事，經驗極多，舉動很是謹慎。右手一面舉起板斧，一面伸左手去摸索那客的頭顱，恐怕一斧砍得不中要害，客人反抗起來，便大費手腳，誰知不摸倒也罷了，這一摸只嚇得縮手不迭。原來摸著的頭顱，一觸手就覺得不像是前艙客人的。前艙客人是和平常人一般的頭髮，結成了條辮子，垂在腦後。此時所摸著的頭顱，是亂蓬蓬一頭短髮，並且塵垢黏結。一觸手，就心下思量道：這不是後艙裡那個窮叫化的腦袋嗎？怎麼到這裡來了呢？當下嚇得縮回左手。忽然轉念想道：管他是前艙的客也好，是後艙的窮叫化也好，橫豎都是免不了要給他一板斧的。念頭這們一轉，那斧就登時劈下了。真是作怪！船老闆在前艙一斧劈下，前艙被劈的人一點兒聲息也沒有，倒是後艙裡有人連聲哎呀呀的直叫。而聽那叫哎呀呀的聲音，一入耳便知道就是前艙的客人。

這一來，簡直把一個經驗極多的積盜弄糊塗了。不過他畢竟是一個積盜，又仗著地方僻靜，自己人多，並不害怕。伸手摸板斧，似乎沒有黏著血水。心裡一橫，也不顧後艙裡有人叫喚，又是一斧劈下去。想不到竟劈了一個空。剛待提起板斧，猛覺有人從背後一把攔腰抱住。來不及掙扎，已被那人很重的向艙板上一擡，只擡得頭昏腦脹。心裡雖明白遇了辣手，不趕快圖逃沒有活命。只是四肢百骸就如有千百條繩索捆綁的一樣，一動也動不得。艙裡又漆黑，看不見把自己慣倒的是誰。只得放出極軟弱的聲音哀求道：「我這回瞎了眼睛不認識客人，求客人饒恕我一條性命，我下次再也不敢在江湖上做這生意了。」船老闆儘管這們哀求，但是沒人答應，也不聽得艙裡有什麼聲響，連後艙裡叫哎呀呀的聲音也沒有了。只覺得船身微微的有些搖動，彷彿船已開行了一樣。

船老闆昏沉沉的，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直到天色已亮，船艙裡透進了天光，船老闆才明白清醒了。睜眼看艙裡，一個人也沒有，那客人已不知睡那裡去了。自己的身體，塞在艙角落裡。兩手反操在背後，並沒有繩索束縛。然因身體是蜷曲著嵌在那角落裡的，兩手又在背後，渾身無處著力，所以動彈不得。那把素來用著劈人腦袋的小板斧，就在身邊橫著。想起昨夜的情形來，仍舊疑心是在做夢。正打算要盡力掙扎起身，即聽得那客人的口音在後艙裡，發出很驚訝的聲調，說道：「咦，咦，咦！昨夜是怎麼睡的？如何會睡到這後艙裡來了？怪道我昨夜做了一夜的惡夢。唉，你這個人的酒，也醉得太厲害了。怎麼睡了整夜，到這時分還不醒來呢？」孫癩子這才打了個呵欠，伸了個懶腰，口裡含含糊糊的說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！好大的力量！」這客人笑道：「還在這裡好酒好酒，你醉了一夜不省人事，此刻已經天明瞭，你知道麼？」孫癩子翻身坐了起來，揉了揉眼睛，這客人道：「我怎麼真個睡到你艙裡來了呢？還是你睡到我艙裡來了？」孫癩子抬眼看了看四週，說道：「這就奇了。你為什麼在我艙裡睡著呢？」客人道：「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會睡到這裡來。」

孫癩子伸長脖子，向窗縫裡張了一張道：「船不是已開了頭嗎？我昨日自從喝了那半葫蘆酒，簡直就醉得一夜不得安寧。在夢中，好像是睡在你的床上。睡到二更分，忽然看見從船頭上來了一個強盜，右手提著一把小板斧，撬開艙門，跨進艙來。伸左手在我頭上摸了一摸，就是一斧頭劈下。喜得那一斧的來勢不重，我有頭髮擋住了，不曾受傷。只見那強盜，舉起那斧頭又劈將下來。我雖是喝醉了酒做夢，然心裡明白，知道這一下是受不住的，連忙滾下床來，那強盜好像是瞎了眼睛的，我滾下了床，他也沒有看見。一板斧朝空處劈了。我恨他不過，轉到他背後，攔腰抱住他往地下一擡。那強盜的身體，就和紙糊糞絮的一般，只那們一擡，就擡的他不能動了。」孫癩子說到這裡，這客人已跳起身，說道：「怪事，怪事！我昨夜做的夢，比你這夢還要嚇人些呢。我也是夢見一個強盜，手提板斧跑來殺我。還沒有跑進我的房，這邊房裡又跑出一個強盜來，並聽得這個強盜說：一斧劈死了，太便宜了他，讓我去慢慢的將他處死罷。說著，便將我連人帶被褥一把擡起，抱到這邊房間裡來。一腳踏住我的胸膛，痛得我連聲喊哎呀，好像就噓了氣，不知人事了。直到剛才醒了睜眼看時，誰知真個睡到這艙裡來了。」孫癩子道：「我兩人做一般的夢，實在太怪了，我倒要到你艙裡去看看。我記得在夢中一個提板斧的強盜，抱住擡倒在你艙裡，看究竟有什麼痕跡沒有？」

二人在後艙裡說的話，船老闆在艙角落裡所得分明，心中也自詫異道：「原來他們都不過做了一場惡夢，我卻實實在在的被擡倒在這裡，受了一夜比上殺場還苦的罪。但是我不解這個窮叫化，喝下那們半葫蘆酒，何以這時候不解救就醒來了呢，我再不掙扎起來逃跑，他二人走來看見了我這情形，不是要弄假成真嗎？只可恨我船上這些幫手，真是些死人。我獨自出來動手，一夜沒回到梢裡去，怎麼也不出來瞧瞧。難道在這時候，一個個都能安心躲在梢裡睡覺嗎？這也太奇怪了。」船老闆心裡是這們忿恨，身體竭力向寬處掙扎，只是好像特地造了這們一個陷籠，將他身體陷住似的，無論怎麼掙扎，氣力都是白用了，耳內聽得後艙裡二人的腳聲。看看從船邊繞到前艙來了。船老闆既掙扎不起，惟有緊閉兩眼聽憑擺佈。

孫癩子在前，跨進艙，就擡著角落裡的船老闆，大笑道：「果然擡倒了一個瞎了眼的強盜。你看，不還在這裡嗎？」這客人看

了，吃驚問道：「咦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哎呀，這裡還果然有一把板斧呢。」孫癩子道：「我昨夜在夢中因為艙裡漆黑，不曾看清楚強盜的面目，來，來，我們兩人看個仔細，好像面熟得很！」這客人看了驚訝道：「這不是船老闆嗎？怎麼說他是強盜？」孫癩子笑道：「是船老闆麼？那麼我這夢就更真了。我記得夢中還到了船梢裡，看見船梢裡也有幾個強盜，各人手中都拿了一把短刀，正要鑽出來殺人。我也將他們一個一個攆倒在梢裡，也正是這般攆法。這強盜既不曾逃跑，想必船梢裡的那幾個，也和他一樣。」這客人道：「然則這條船不是強盜船嗎？我們到船梢裡去瞧瞧。」孫癩子道：「你去瞧瞧便了。我昨夜喝多了酒，今日還有些頭昏，懶得去看。」這客人就獨自去了。

孫癩子湊近船老闆的耳根、說道：「伙計，伙計！你為什麼還只管躺在這角落裡不動呢，我上船的時候便對你說過了，有生意大家做，我們都是自己人。你偏要在我面前裝糊塗，不理會我，反而拿藥把我醉倒。你將那靈丹子（江湖隱語稱迷藥為靈丹子）放進酒裡去的時候，我分明在你耳根前說，教你多放些，少了沒有力量，你聽了倒不理我。你自己想想，若不是你那酒將我喝得死不死活不活。我如何會做出這們一回夢來？」船老闆聽了這些話，才知道這窮叫化是個有大能耐的奇人，果是自己瞎了眼睛，當面不認識，只得告哀求饒。孫癩子道：「我又不曾用繩索捆綁你，你要走儘管走，要逃儘管逃，求我幹什麼？」說到這裡，到船梢裡去看的客人已走回來，說道：「昨夜的事，真教我莫明其妙。怎麼做夢都成了真事呢？這船上的水手，六個人做一堆躺著，手中的短刀，都還緊緊的握著，不肯鬆開。一個個睜開兩眼望著我，也不說什麼，也不動彈。我故意問他們：為什麼拿著刀睡覺？他們一個也不回答。這到底是什麼道理？我生長了四□多歲，連聽也沒人說過這種奇事。」孫癩子搖頭道：「我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。你問這位船老闆，他是一定明白了。」這客人雖是個老實的行商，然眼見這船老闆是個強盜，心裡也就異常忿恨，厲聲對船老闆喝道：「你半夜手持板斧，偷進我的艙來，想謀我的財害我的命。喜得我命不該死。鬼使神差的將你是這般困住了，你還不照實供出來嗎？怪道你昨夜不趕到碼頭上停泊，原來你這狗強盜不存好心。你老實供出你昨一夜的情形來便罷，若想支吾，我就要對你不起了。」旋說旋回頭在艙裡尋找了一根木棒，提在手中，做出要打下的樣子。

船老闆苦著臉，說道：「不勞客人動手。我既到了這一步，難道還能隱瞞不說嗎？客人不要以為我困在這裡是鬼使神差，莫明其妙的事，昨夜若沒有這位神仙，客人的性命早已沒有了。我自己知道是我的惡貫滿盈，才有今日，也用不著再含糊了。客人只道昨夜真是做夢麼？都是這位神仙的神通廣大。莫說救了你，你不知道。我被他老人家用法術軟困在這裡，也直到剛才方明白呢。我做了半生謀財害命的事，到今日能死在這們一位神仙手裡，也算值得了。我這條船在這河裡行過□多年了，每年至少也得做七八次謀財害命的案，只因我的手腳做得乾淨，沒有破過案。不過老走江湖的人，久已疑心我這條船不大妥當就是了。然因為不曾破過案，儘管疑心也不能奈何我。不過坐我這船的很少很少，越是坐船的客少，我們便越好下手。這回合該我們要破案，因看不起這位神仙爺的儀表，三回五次的點破我，我仍不見機。昨夜在黑暗中摸著了神仙爺的頭，還舉板斧劈下去，這不是我糊塗該死嗎？我如今說懊悔也來不及了，聽憑神仙和客人怎麼懲辦便了，橫豎拼著一死。只求神仙爺慈悲，不將我們送官。我死也不算事，送到當官去受種種的凌辱苦楚再死，就死也死得不爽快。」

這客人見孫癩子救了他的性命，即雙膝跪下，向孫癩子叩謝救命之恩。孫癩子拉了他起來，笑道：「這是你的命不該死。我因感念你在我要搭船的時候，存心想幫助我，到船頭上問我去那裡，我那時看你的氣色不佳，才留心看這船上。若不然，我也懶得多管閒事。此刻我已將他們這些沒天良的強盜軟困在這裡，這個為首的也已供認不諱了，只看你打算怎生發落他們，」這客人道：「我是一個無知無識做小本生意的人，這回承你老人家的恩典，救了性命，我身邊帶的三百多兩銀子，又沒有被他們劫去，我實是感激不盡。至於應該怎生發落他們，聽憑你老人家說了就是。」孫癩子點頭道：「論他們的行為，委實是死有餘辜。不過我們都不是做官的人，他們犯的國法，應該把他們送到官裡去，只方才他求我們不要送官。我想將他們送官是容易的事，但是把他們送去了，我兩人不是都得另行搭船到山東去嗎？半路上搭船是很麻煩的，不如暫時依了他的不送官，好便饒了他們。他們從前做了惡事，將來還是逃不了惡報，我們可以不管他。若在路上伺候我們兩人不遇到，我要使他們吃苦，倒不費事，你以為我這話怎麼樣？」不知這客人贊成不贊成這個辦法？且待下回再說。